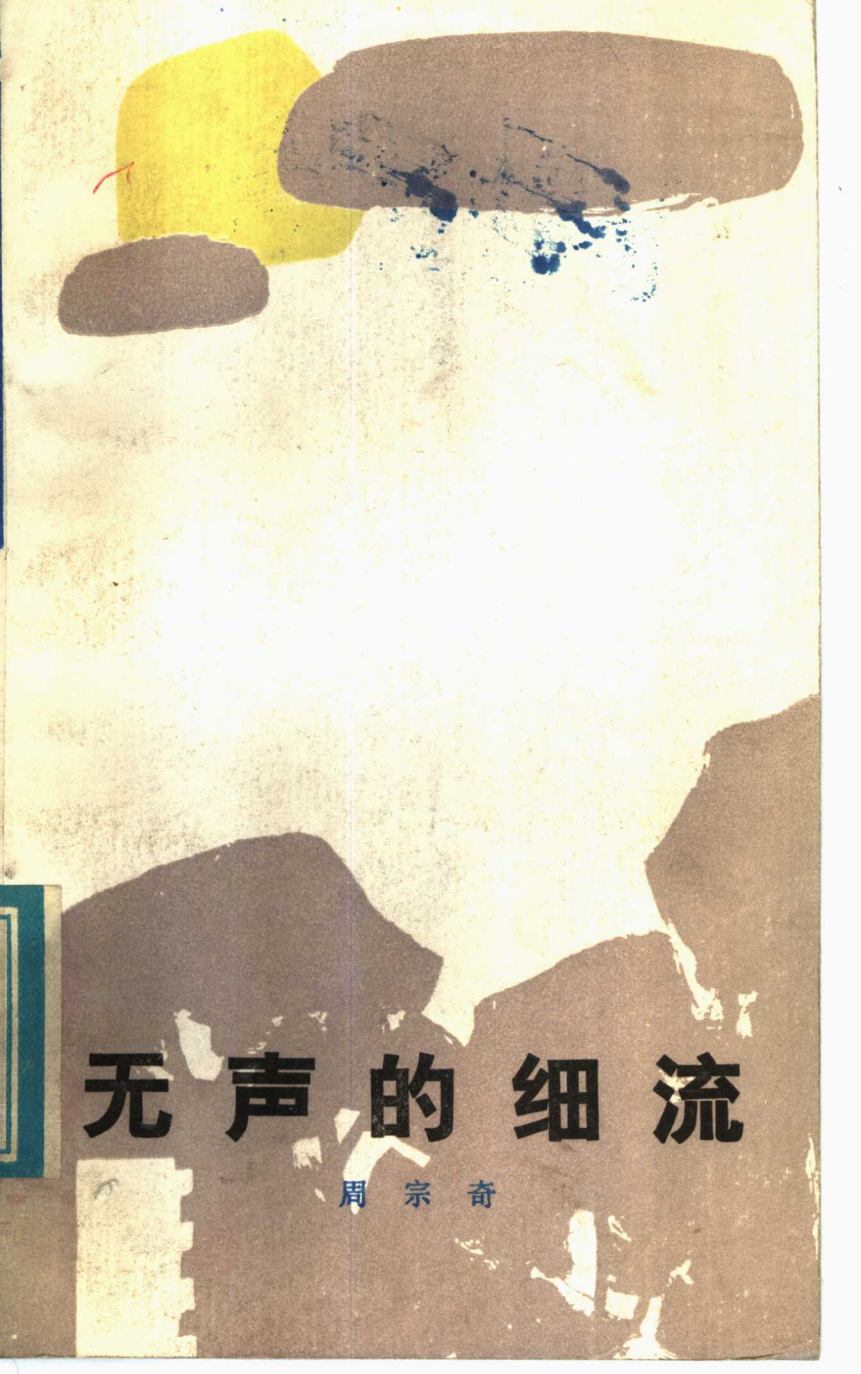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无声的细流

周宗奇



无声的细流

周宗奇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无 声 的 细 流

周 宗 奇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17千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5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794 定价: 0.61元

序

胡 正

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花朵，那么人民生活便是它的土壤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周宗奇的这本短篇小说集，就是植根于肥沃土壤中开出来的一束嫩艳的花朵。

周宗奇的少年时代是在他的家乡山西省临猗县农村度过的，但素称棉麦之乡的晋南平原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，由于他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就靠了勤劳善良的寡母以针指供他上学。他用功读书，考上了山西大学，毕业后被派往天津部队农场接受“再教育”，一年后，被分配到霍县煤矿。他先是在井下当采煤工，后来才调到矿上作宣传工作。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，他的青年时代便是在煤矿上和矿

工人们在一起度过的。少年时代的生活是难忘的，青年时代的生活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个人的经历形成了个人的性格，每一个人又以自己的经验体察人生和世界。周宗奇虽然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专业，但在那动乱的不讲理的年代中，他选择了以文学创作抒发他对于生活的感受。在学校中，他曾在课余时间读过一些文学作品，到农场劳动和下了矿井之后，他更是发愤读书，开始把个人的生活和文学连在一起。心灵的种籽一旦在生活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后，只要勤于耕耘浇灌，很快就会开花结果。周宗奇就是这样以从小孕育的对于母亲的深情，对于家乡劳动人民的热爱，以及怀着对于煤矿工人艰苦奋斗的激情，于一九七二年开始了文学创作。如他较早写的《戴上火红的袖标》，和后来发表的《母亲，您为什么要走？》，以及续篇《母亲，您为什么不走？》等小说，我们就可以感到他是怀着多少深厚浓烈的感情，塑造了几位不同性格的老妈妈的动人

形象，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善良、纯朴、勤劳、宽厚的美德和勇于牺牲的高尚精神。

一九七七年，周宗奇调到了《汾水》（现名《山西文学》）编辑部，一边担负着繁重的编辑工作（副主编），一边刻苦学习，认真思考，同时和生他养他的故乡，和使他锻炼成长的煤矿，和人民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。他的眼界宽了，想得也深了，艺术表现力也逐渐丰富起来。从他后来写的几篇小说中可以看出，他在保持前几年创作的特色，即饱含激情描绘善良的普通人的同时，开始了较深的探索。如《新麦》（获得一九七九年《汾水》编辑部举办的短篇小说一等奖）、《老干事吴诚》（被推荐转载于一九八〇年第二期《小说选刊》）等篇。《新麦》是一篇有着较大社会影响的佳作。他写了“四害”横行时一个县委书记为了邀功而虚报产量，使得全县人民挨饿，他却高升为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故事。小说从这位主任回家探亲写起，通过父子、弟兄的思想感情冲突，

从三年后灾难的后果中揭示了直到今天或者以后都值得深思的问题。《老干事吴诚》则刻画了一位善良、憨厚、认真负责、关心群众，而又常是出力不讨好的可敬可爱的信访部门的老干事，令人同情，令人感动，又有一点幽默。读了这些作品之后，在受到艺术感染的同时，就会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引起深思。《新麦》中的县委书记为什么会提拔为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？《老干事吴诚》中的吴诚为什么几十年了依然是干事？由此又使人联想到：为什么文艺作品中所赞扬、同情的人物，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或者常常是不幸者，而文艺作品中被鞭笞、鄙薄的人物，有时或者往往是幸运儿？

周宗奇是一位富有热情而又勤于思索的青年作家。从他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以来，在报刊上已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，还有不少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故事、杂文以及连环画脚本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选集。每当他的小说发表时，就以

其真挚的感情，使人感奋的力量，和他所着力塑造的一些感人的人物形象，以及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吸引着我，以至在这本小说集出版前我又重读他的作品时仍不减兴味，这就是我所以喜爱他的作品缘故，因此写下了如上一些感想。愿他在人民生活的肥沃的土壤中不断吸取营养，在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下，开出更好更多的瑰丽的花朵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 太原

目
录

序.....胡 正

母亲，您为什么要走？.....（ 1 ）

母亲，您为什么不走？.....（ 8 ）

新麦.....（ 20 ）

宋矿长之死.....（ 53 ）

难产.....（ 60 ）

老干事吴诚.....（ 70 ）

喜雨.....（ 84 ）

搬家.....（ 90 ）

老冯和老吴.....（ 118 ）

戴上火红的袖标.....（ 132 ）

备课.....（ 160 ）

新房.....（ 165 ）

等.....（ 173 ）

金链环.....	(180)
“一把火”.....	(193)
咱那钱头儿.....	(207)
智歼.....	(226)
后记.....	(243)

母亲，您为什么要走？

多少人写过母亲！我本来
不想写，可是又不行……

——作者表白

中秋节的前一天，吃完晚饭的时候，母亲突然对我说：“应儿！我打算明天回老家去，你给我早点打票。”她那异常坚决的神情，决断的口气，加上这么稀罕地当面唤起我的小名，让我深感意外和惶然。

“妈，您……这是怎么啦？”我不禁有点结巴起来，“是……连朋惹您生气了？”连朋是我的妻子。婆媳关系嘛，不能不先想到这个。

“连朋挺好的呀，真的。”母亲说得很恳切。

“那么……妈，是大胖二胖惹您发烦了吧？”我继续探问着。

做奶奶的立即露出笑容，说：“傻话！你们

再给我生出几个大胖二胖试试。”

我却没有笑，又问道：“妈，那一定是我怠慢您了，对不对？”

母亲收起笑容，盯着我的脸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快别想七想八了。都不是。……唉，兴许我是想您兄弟他们了……”说完，她就坐下去，专心致志地搅开那架特意从老家带来的纺车了（我劝她不要往城里带，怎么也不行），嗡——嗡，嗡——嗡……

嗡——嗡，嗡——嗡……这匀称而单调的纺车声，使我心里好生烦乱，而且隐隐作痛，“是谁，是什么事，伤了七十岁的老母亲的心呢？”我躺在书房里苦苦思索着，终究不得其解。不时听见妻子在隔壁咳嗽（她当然睡不着）；传来孩子的梦呓声，奶奶要走，连小家伙们也睡不结实。

这古老的纺车声多么熟悉！多么亲切！它是一根回忆的尼龙丝，把人拉向无限的往事旧情中……

那是我始有记忆的童年：每夜一觉醒来，还没睁开眼，就先听到从父亲生前买下的那间破屋里传来嗡嗡的纺车声。母亲虽然没有一点文化，却打定主意要靠自己这双纺花织布的手，将炕上

两个蜷缩在薄被里的孩子拉扯成人，供他们上学念书，跟那些有父亲、有办法的人家一样。我就是这样地在绵绵不绝的纺车声中，由小学而中学、而大学、而成了工程师的。母亲呢？也就是在那架古老的纺车前，苦度了自己的大半辈子，一头浓密的乌丝，今日竟已华发稀疏了，叫人看了怎不心碎呢！

如果说，我早有什么夙愿，这便是：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地报答母亲，要把母亲从那至今还填不饱肚皮的山乡老家接出来，晨昏侍奉，克尽人子之道。虽说难报“三春晖”，但总算还有着个“寸草心”吧？可惜自己多年来时乖命蹇，坎坎坷坷，颠沛流离；国尚不国，何以为家！每逢老母诞辰，也只好身在异地，遥望故乡，捧一颗痴痴孝心，化几滴莹莹清泪耳！好在天旋而地转，沧海变桑田。总算如愿以偿了。两个月前，单位一分配新房子，我第二天就动身回乡了。接来母亲后，我给她老人家买上十九吋的彩色电视机，做了一件上等料子的好衣裳，让她尝了省府的名菜、糕点，观赏了古城风光……眼见得中秋节是团圆节，今年中秋节又是老母亲的七十寿辰，我已经尽其所能，准备得应有尽有，到时候请几位手足亲朋，热热闹闹地为她老人家庆贺一

番。谁料想……她竟说什么想念我那兄弟了……

我又走进母亲的房间，默默地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纺车在悠悠地旋转，母亲的身影落在油漆粉墙上，那是瘦长而又那么挺直的影子。

“你怎么还没睡？明天要上班的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妈，您才来几天，怎么又要回去？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呢？”

“又是傻话。有什么错。……唉，该咋说哩，真是我想你兄弟他们了。”

“妈，我不信。”

“不信？”母亲猛地停住纺车，惊讶地扬起眉毛，看了我一会儿，又慢慢地摇起纺车来。她的声音象纺纱那般地缓慢而平静。“看这娃。妈一辈子骗过谁！骗过你一回，那是吓你，说我病了，打电报把你叫回老家，怕的是你在外头参加武斗。——这一回，真是我想你兄弟了。这些天不知为啥，尽想那天那个卖烧土的汉子，和他那两个又黄又瘦的娃娃。想起这呢，就又想起你兄弟来，他那紧巴紧的光景，他那一窝子娃娃，听说咱们那儿又旱得不成样子……你看怪不怪，我总觉得他和那个卖烧土的很象，可你又说不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母亲有点凄凉地摇摇头，不吭声了。

那是上个星期天的事儿了。有一个外路口音的中年汉子，拉着一平车烧土到我们宿舍大院里来叫卖，论穿戴的破旧，样子的疲惫，都和一般的卖烧土者区别不大，特别的是在他的平车后头，紧跟着两个营养不良的小孩子。他拉着上千斤重的车子，大喘着气，憋着声音叫喊着“卖烧土咧——！”“卖烧土咧——！”在院里转了一圈，因为要价高出一毛钱来，竟没招下一个主顾，急得两个小家伙也帮着爸爸尖声尖气地兜售起来。这当儿我正在阳台上看书，当然不去理会这种事情。忽然，母亲夺下我手里的书，生气似地说道：“别看啦！你快下去把那车烧土买下。”我奇怪极了，说：“咱们用的是煤气，要烧土干啥？又不打煤糕。”母亲急了，说：“再没个用处啦？我就不信。”我说：“妈，还是别白花那个钱，能买一桶罐头呢。”母亲一下变了脸色，厉声地说：“吃，吃！还嫌吃的好东西少！你不去，我去！”说完，噔噔地下楼去了。我吓坏了，赶紧起身追了上去。

母亲不仅买下了那车烧土，还把那父子三人拼命拉上楼来，请在我们的水磨石地板的客厅里吃了顿中饭。连朋中午不回家，饭是由母亲一手操办的。她兴致很好，一面出出进进地忙着，一

面向那个汉子问这问哪。可惜那父子三人没见过世面，始终显得怯生生的，六只眼睛里一直流露出受宠若惊和感恩戴德的可怜神情。问了老大半天，也就仅仅问出他是个回城告状的，前不久死了妻子，留下两个孩子，一个九岁，一个七岁，都还没有上学，如今三口子的生路就全在这一车烧土上……。贵客走了以后，母亲一边洗涮，一边忧伤地唠叨说：“这个人象你的兄弟”。看见我不以为然，她显得很失望，但还是固执地喃喃道：“反正我看是象……”

“你总是说不象。”蓦地，母亲又开口了，好象知道我回想到什么地方似的，“怎么不象？看看他们吃饭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身上那一股土腥气和汗酸味，说话不敢抬眼皮，木木讷讷的；还有他们那些没福气的娃娃……唉！看来受苦人还多哩，不光是咱那山沟沟里你兄弟他们，就连这天天吃肉看电影的城里，没想到也还是这个样。说要四化呢，我看离那四化早哩……这些天，一听到街上卖烧土的叫喊声，我这心里就……再看看咱这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烧的，还有这茅房安在家里的洋楼……儿啊，我是一天也住不下去啦！……”

母亲就是这样地走了！在一个难得的中秋佳

节，在一个将要为她祝寿的日子，在她的儿子——有着一颗基本符合现代化标准的脑袋瓜的儿子——茫然不知所以的情况下，走了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也许是永远地走了！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啥？“要再碰上那卖烧土的，就再接济接济他，三块也行，两块也行，一块也行……”

母亲终于走了，使我久久地不安……

一九八〇年三月